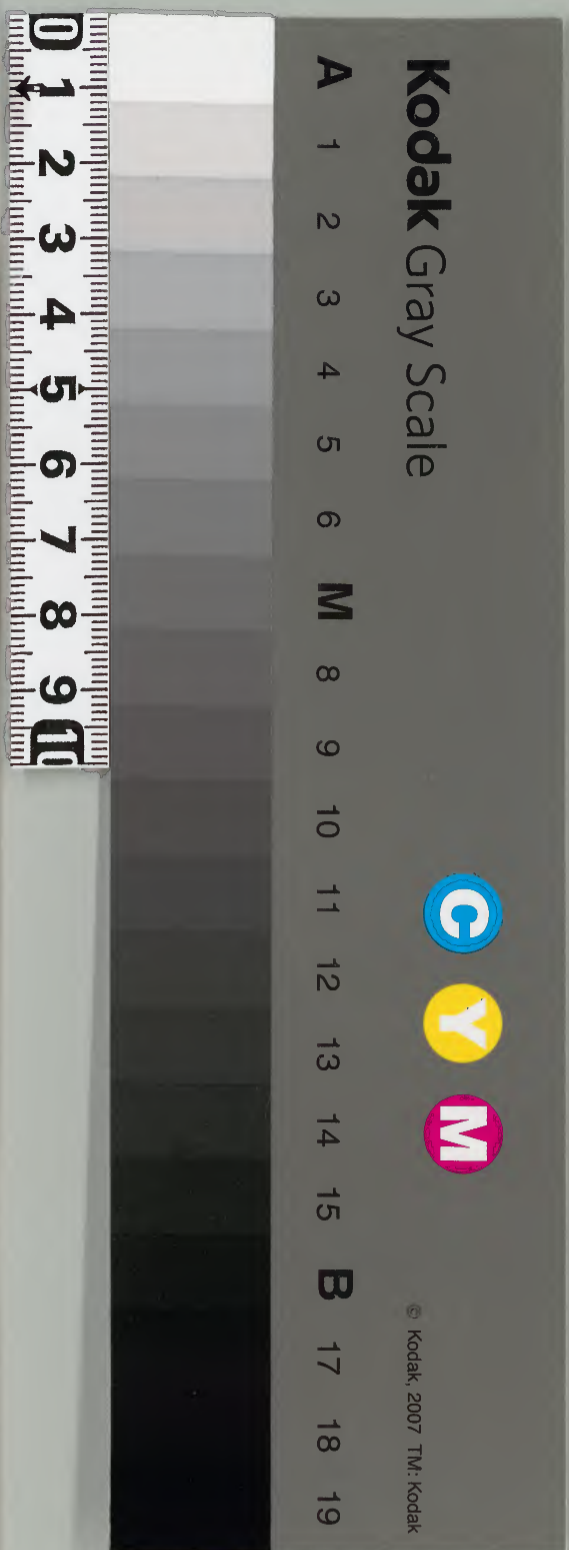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十九

共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21)
函號	別 12 1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八

淺草文庫

書問答

答袁機仲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柰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

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
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
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
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
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
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
初非一端然法其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
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
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
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

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
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
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
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
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
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
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
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
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
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

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

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二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

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
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
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
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宋喻又曰不知陰
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
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探著之法
三變之中掛初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
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
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
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著不知合得何卦正

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
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
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夫抵曰儀曰
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
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
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
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
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
之有名例不可以棄置無烹之正見則然甚明
更無疑惑不審尚明以爲如何矣其言然幸復

有以見數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
 此一節以第一之而言此一奇為左三陽右一偶為
 陰所謂兩儀者也此言此一奇為左三陽右一偶為
 初而分一偶為三十二卦之初也後及陽上
 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卦也後及陽上
 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奇為左三陽
 交而吉也地之奇一偶而高少陽六陰矣則生陰
 中第二交之奇一偶而高少陽六陰矣則生陰
 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交之奇一
 奇一偶而高少陽六陰矣則生陽中第二交之奇一
 也太陽一奇今分為上下十六卦之第二交少陽六
 陰一偶今分為上下十六卦之第二交少陽六
 陰其分故此而初交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
 之亦分為四矣

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

此一節以第二交生第三交謂少陰太陽之奇一偶
 謂太陽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奇一偶
 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之中第三交之奇一偶
 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奇一偶
 則生太陽之中第三交之奇一偶而為乾為兌
 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奇一偶而為震為巽
 矣三交之奇一偶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
 半交於少陽之奇一偶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
 奇一偶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
 乾一奇今分為八卦餘皆放此而初交二爻之
 八卦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初二爻之奇一
 又分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初二爻之奇一
 四象離震巽坎畫於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二少故為地之四象
 一卦之上各加八卦則生第四爻之奇一偶
 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奇一偶
 於是一奇一偶各為四卦又相交則生第五爻
 亦分為十六矣第六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

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
下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
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為一
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為六十四矣蓋
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
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
為六十四矣其點殊塗不約而會如此來教所
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
引邵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
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
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
處乍看逐費分踈猝然曉會不得若要是得聖
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橫圖
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

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
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
揆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
元不會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
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
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
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
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
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
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

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擘劃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洩高明伏幸財察

本筆
對作乙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書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紕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

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辯是不議於室而謀於門不味其腴而齧其骨也政使辯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况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求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

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

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掛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

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論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著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

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一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

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
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
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
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等則只本繫辭
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
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
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
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小以至於此畫成

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
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
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
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
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
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
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
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
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
時此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

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
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
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
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行受以為丹竈之術
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
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
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
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
社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

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
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熹
之說而忽之姑且虚心遜志以之其通曉未
可好言立異而經索身談疵也玩之久熟浹
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
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
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二之不盡
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
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若君親見
伏羲來說得太郎帶了只少箇法法直一下

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者勿鄙謂也

答袁機作

伏承別紙謾論詳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家排擯揮斥亦已不遺餘力矣今復下喻使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德音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見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

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過而溢於東陽不生於正北

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
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
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
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
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
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仁
肅殺爲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
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爲陰柔也
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
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

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二黑下二陽
而上二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
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
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
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一二黑而上二白坤之三
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
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
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
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
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

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文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又讀來書以為不可以仁義禮智分四時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時之相配其為理甚明而為說甚久非熹獨於今日

創為此論也凡此之類竊恐高明考之未詳思之未審而率然立論輕肆詆訶是以前此區區所懷不欲盡吐於老文之前者尚多此其為訑訑之聲音顏色大矣若欲實求義理之歸恐當去此而虛以受人庶幾乎其有得也僭易皇恐熹又稟

答袁機仲別幅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
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
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
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
在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

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

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我亦按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其在亥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其在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為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

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為乾為遇義亦同此來喻雖言是說而未詳密故為推之如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占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輟說亂了正

意耳

來諭又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辭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則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象辭小不同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而說此圖適與彖辭相為表裏亦可以見此圖文王也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

各不相通爾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論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比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溫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

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蓋皆參差乖迤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且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主斂藏爲故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固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

用處之末流言之益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六日妙湛蓋嘗而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疆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

人分踈不下待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可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

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及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

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機仙

垂喻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羨尤竊欽仰已恐鄙意別紙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堅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

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
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
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
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
定也蓋始者先以文三八卦爲說而謂一陰生
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
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刺之
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爲說則謂一陽
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
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

其爲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
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
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
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
迁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
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爲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
西方已爲嚴凝也是則非唯不足以救舊圖一
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爲穿鑿之咎反有甚
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
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

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爲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圖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非以爲文王後天之學

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爲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而辟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

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
爲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
無甚言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
一奇一偶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
卦則此一圖極爲易曉又不知老文平時作如
何看而今口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
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爲二
畫者二而謂之六陽少陰矣 耦之上亦生一
奇一耦則亦爲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
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太陽奇畫之上

又生一奇一偶則爲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

餘六條

此則所謂八卦者也

八卦成則兩儀

是

皆自然而生漢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
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
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
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
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
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
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
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

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着力處此可為知者道
 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
 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
 八卦也再者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
 及之熹又稟

圖心貼于今寓於此武陵舊圖可疑處今不盡記但此一義乃似只與此圖
 相似只是圖心黑筆牽慶差却仁義兩字若欲改之甚非難事今來所說上於
 兩小貼及黑筆分界者却覺紛更愈多錯亂愈甚不若只將舊圖依此改上而
 畫去新添種種手換之說之為善也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
 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
 有未盡蓋從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
 從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
 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
 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彊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
 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
 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二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
 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

答袁機仲



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紛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

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身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摠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相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爲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爲仁秋斂冬藏爲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爲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据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爲說則又必

以爲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爲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爲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爲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爲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爲乾之仁夏居南而爲坤之仁秋居西而爲坤之義冬居北而爲乾之義此非
之詞但以鄙意法解如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此庶覽者之易時耳差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爲西北之卦艮爲東北之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

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賤乾之尊使居民位未知使民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爲一兩儀爲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布筭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是兩儀爲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据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爲太極之妙

一不足以名之而其行則皆曰生可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又亦無據依是與不是語無臆說之鑿而後以論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深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熹皆不敢輒以爲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

朱子大全卷三十八
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
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
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
同所六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
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
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
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
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
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
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
薰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
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
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為子
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
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答趙提舉

善譽

慕用之以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傯卒迫不能少
敷每以為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
得之之晚而不獲親扣名理也問因虞君轉請
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貽

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

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

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
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
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
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
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
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
未嘗以其偏而少賤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
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
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占以其居尊而能
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

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
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
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
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
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
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
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
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
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及以戒
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

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
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
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
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
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竊自
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
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
領馳想增劇

答趙提舉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襲令人踈踏其書
草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
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
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伏亡已近嘗略修數
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脗合終有
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
能及也

與周益公

熹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
丞相國公鈞候動止萬福熹近嘗拜書并胡先

生墓文請教今者至城中乃知未遣已白史君
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徧鈞聽也熹有少懇率易
拜稟熹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爲多
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
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
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
胷懷本趣也嘗欲抄日錄李傳本語附其後而
并刻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而未暇也今江
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意欲
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庶幾覽者有以知此幅

紙數行之間而其所關涉乃有不可勝言之感
非獨爲筆札玩好設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
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季路爲幸甚更其它
尚有與天觀文論邊事數紙異時并當附呈以
求審定也專此具稟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昨蒙寵喻范歐議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
請教而亦未暇今遇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
日覺得沉重愈甚於前勢不容詳細稟白但竊
以爲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呂

公前過後功瑕瑜自不相掩若如尊喻却恐未
爲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
與呂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
中却不見之恐亦爲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
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
雖不害爲守正然未得爲可與權也不審高明
以爲如何少日具徐五文端立自言嘗見石林
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爲同異以釋朋比之疑
者因告之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爲此論者亦
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爲之一笑而罷今日之

論恐或類此故并及之借率皇恐切望矜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
而措意亦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
所被黜墨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
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
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
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
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
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

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
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
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
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
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
或終於危亂不可如何而被衆賢之排去者
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
之子孫是以寧損其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
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
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

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
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倦倦之義
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爲之用其自
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
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
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
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
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言之蓋
呂公前日之欺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
公自爲可善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
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文夫矣今讀

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公度量
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
兼取不爲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
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改之有太過
者後來范公雖爲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
甚平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辭
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
賢故因范碑誌爲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
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
悉於歐公而不渾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

不苟然者顧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
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
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
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
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
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
口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
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
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
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

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
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
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
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
宋姑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
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跣弛之士窮而在下者
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
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
其所取者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
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

子之賢而攻之大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
可揜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
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
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旣以呂
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
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
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
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
之故僥而受其寵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
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

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
之賢而欲陰爲自託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
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
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
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
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
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
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
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
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

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
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
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況龍川志之於
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
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
公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
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
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
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
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

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之非實諱此事故隱忍
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爲其不爲彼之明白而
直爲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
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
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
者若據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
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
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
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
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

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
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狂瞽
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鑄曉千萬幸甚後書誨諭
又以昭錄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
爲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
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
歐公固已不爲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爲時
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
悉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
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

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爲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爲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爲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爲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况於後山雖頗及見

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爲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爲令狐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美惡但似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爲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爲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爲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爲不可以

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
爲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
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
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
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踈闊而不必學耶則道
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
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
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
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
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

但玩其文詞以爲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
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
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
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
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
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
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
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爲宗工巨儒而不
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

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求鑿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揚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扞已之嫌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

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指為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諭者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攷益益正流通用力為多其於此事必不直直又嘗此正道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亦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便有所分竊計愈之已熹而處之亦已精矣顧熹之愚獨有未能無義者是以不敢默

默而不以求正於有道所長爲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怒而教之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別紙

伏蒙別紙垂諭楊至曲所不勝惶恐熹前此本以異議得罪於丞相幸蒙矜察今又失於周防有此踈脫意必已重得罪而遂見絕矣不謂丞相采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誨諭之詳雖使熹自爲辯數不過如此幸甚然聞州縣奉行之間不無觀望因繫蕃撻橫及無辜程督之嚴至今

未解遠近傳聞遇有疑論此殆未知丞相與其外家自有契分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至此也熹既蒙鐫誨感懼之深尚恐未有以此聞于鈞聽者輒復稟白伏惟照察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喻楊至秀才事率易報稟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恕一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司尚以前日符移之峻追捕未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寄有足矜者如蒙推念更得一言明喻所屬罷其捕逮仍俾互

相關白使知盛德雅量不讎匹夫之意則此人
終受賜矣熹辱知素厚不敢復避嫌疑而冒昧
及此并冀容察皇恐死辜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慰幸已深
至於垂喻諄復勤懇則又竊仰德盛禮恭樂取
諸人不難舍己之意蓋有一介布衣之士所不
易者歎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偶因垂問率易
呈獻亦以姑備燕中餘暇遮眼止睡之須不謂
乃蒙親賜點閱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斟酌取

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
執贄還贄之心畢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
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
然其用力於此不為不久而歷選平生講磨論
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遇於明公
也更有它書欲遂傾困倒烹以跪進於几下而
私居之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
一一悉蒙印證則亦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
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晚而其質疑
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

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素記敘謝目昏不
得謹好尤以皇懼并乞矜察

與曾裘父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欽
夫寄示送行序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
為如何

與曾裘父

向聞垂意魯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
造日以深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
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遇合

非常未知所以稱塞士友益多榮之而熹竊有
懼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警策之也

與曾裘父

敬夫為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
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實左右也崇
安二公祠記熹所妄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尚
冀其後也

答黃叔張 雜之

六及二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喻不敢
多遜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

六極諸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
釋氏以曾熾流出爲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
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
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
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書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
理守正俟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夙心亦未
嘗敢舍之而從人也頃歲人游從士大夫游數
月之間凡所聞者無一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

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實直
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
職事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
復益信前日心期之不偶然也茲者只承示及
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不唯有以見賢侯在
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之妙所以
警發昧陋者又爲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
頃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
因以文義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
而孔顏之所以爲聖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

固我之私者以爲之本然後有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睹來示雖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彼所到而熹之愚亦未及也更俟從容反復玩味別以求教它所論著亦有欲就正者私居乏人抄寫後便寄呈也去歲救荒後時狼狽殊甚不謂其人乃復見恕如此來喻所及令人恐懼不自安耳

答薛士龍詩宣

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

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壑之來乃知榮膺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

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
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
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
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
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
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
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
髮遽如許矣懷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
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
乃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薰之

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
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
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
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
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
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
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
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
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
薰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

朱子大全卷八 四十八

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片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八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

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今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亡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薛士龍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復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

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衰陋所
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益已盡之矣萬一諸
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它說也蒙
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
不足爲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
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
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
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
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跼伏之
蹤末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時得惠

音以鞭策之實爲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
讀之愧汗踖躅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
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
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懷恹恹亦得
無所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
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光朝

茲承祗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黃亭
所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
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

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
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也熹愚
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
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
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諄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
爲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
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又欲有請於門下而
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益熹聞
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
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

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
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三也則有學者
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
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
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
實學者矣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
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
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
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

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夫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三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餘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未知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不以正而掇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驚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爲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適

孤陋晚生屏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使賢子遺之手書致發明道要之文三編加賜親札存問繾綣反若後進之禮於先進熹愚不肖不知所以得此於門下者拜受踧踖若無所容退而伏讀以思至于三四雖昏懵無聞未獲直闕所至之堂奧然竊有以識夫所謂求仁之端者而知其玩心高明深造自得非世儒之習也幸甚幸甚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已

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
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
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
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
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日者誤蒙
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造朝之際無以
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曾中誠
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發其大端冀萬一
有助焉耳不謂流傳復誤長者之聽伏讀諭喻
慚負不知所言然厚意不可虛辱敢因所示文

編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抒其愚以請於左右
伏惟幸復垂教焉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
正名統實於毫釐幾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
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
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
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
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鬚髯
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滓鴻蒙之
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人之言皆慙實而精
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

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士直耳士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爲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兮釋兮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茲蓋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

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士箴本末該備說天人貫通其餘指示仁體極其親切三要書推天理而見諸人事其曰體不立而徒恃勇斷以有爲一旦智窮力屈善後之謀索矣可

謂切中今日之病又曰體中心之誠實者達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加之四方萬里之遠可謂善補衮職之闕皆非淺陋所及也然熹竊嘗聞之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

可見矣凡此謬妄之言皆不知其中否正欲求教於左右以啓其未悟故率意言之無復忌憚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求警切之誨爾因來不吝垂教實所幸願而非敢望也

答江元適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修節序之法念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熹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

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
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
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
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
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
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
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
握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
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
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

前後反復之言率多歧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爲
求教之目其他曲折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
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精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
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一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
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
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
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
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
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
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養端下手處恐不可略

故復陳之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江元通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其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一分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其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以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一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以即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從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

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及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爲名又無

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
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
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
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
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
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
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考
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
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
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

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
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
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
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
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
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
教人使之克盡已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
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
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
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

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反謂孔
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摠箇助
以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爲日
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
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
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
訣者哉此外牴牾尚多然其大槩卽自具於是
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以

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
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竢如有所
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箋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
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
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
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專之弊今
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
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

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
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不
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楊庭秀

萬里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
不以塵垢糝糠累其宵吹之超然者三復歎羨
不能已已數日偶苦脾疾心腹撓悶意緒無聊
值此便風不敢不附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
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文清德
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
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
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
也

答李季章

壁

兩書縷縷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采以何日
決此計耶熹懇祠得請深荷上恩既還舊官無
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媿於
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藁中節
子第三篇疑即此奏豫章所刊集中有之今以
納呈已加籤貼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儻得附見

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
達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察也當時此一宗
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
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有得行下建
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慶遠計程已到零陵久矣又聞其自處泰然亦
不易也但未知便得一向安坐否耳前年與陳
君舉商量拈出孝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
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兵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
有裛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并與

拈出也

答李季章

昨承喻及先君奏疏已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
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即為賈陸之學遭時
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
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託史筆以垂不朽豈不
幸甚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為不肖之孤所累
因見刊削未可知耳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作地
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為尋訪刻得
一放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即依謝莊方丈

木圖以兩三路爲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犬牙
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
矣切幸留念

河西爲一 陝西爲一 河東河北燕雲

爲一 京東西爲一 淮南爲一

兩浙江東西爲一 湖南比爲一 西川

爲一 二廣福建爲一

大略如此更詳闊狹裁之相合處湏令昭合
不留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

熹罪戾之蹤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又幸寬恩
夫即流竄杜門念咎足以遣日不足爲故人道
也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
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
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
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清
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袞作一片不成
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險人舞文弄
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
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勿

廣此說恐台坑焚之相

荆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過可見當日
規摹亦不草草也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
刻然東南諸水例皆踈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
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今其顯然者如
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
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
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
者反為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
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

的自何州而分為南北耳又自瀘以南諸州今
皆不聞必已廢併幸為詢究一一見喻其圖今
往一紙可為勾抹貼說却垂示也

答李季章

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
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
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
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
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
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

朱子集注卷之八

以瞑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
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
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
職保傳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
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
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
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
教者不小如國君及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
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
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

未之講而儉倭之後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
嘆也喻及仁里士人有志於學而能不事科舉
者近亦似曾聞說但不知其姓名此殊不易得
幸因風略報及也舊來諸經說三四年來幸免
煨燼今亦恐未可保然間因講說時有更定欲
寄一本去恐可與西州同志者共之而未暇也
留衛公得詩說日閱數版手加點抹書來頗極
稱賞仍盡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
及此又不厭章句訓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深靜
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晚不得早效區

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居亦何所務各有一書
煩爲致之子直亦然也今年閩中鄭黃鄧皆物
故氣象極覺蕭索楊子直得祠又遭駁項平父
聞亦杜門不敢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藏頭縮頸
不敢吐氣甚可笑也熹明年七十已草告老之
章只從本貫依庶官例陳乞亦不欲作廟堂書
筭而或者尚恐觸犯禍機顧念禮律自有明文
而罪戾之餘尚忝階官亦無不許致仕之法並
已決意爲之不復顧慮政使不免亦所甘心蓋
比之一時輩流已獨爲優幸矣尚欲低回貪戀

微祿以資平生之懷復何爲哉

前此附書似是同音用便書中欲煩借黃
文叔家地里本圖爲製一枚不知達否此近
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
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沉不曾製得即亦
不必爲矣禮殿圖舊亦有之但今所寄摹畫
精好想正得古本筆意也三五之目不可考
古事類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其是非也邪
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僨但舉其
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

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耶洸研發墨鋒鏗可
畏此所難得足爲佳玩矣

答李季章

熹伏承不鄙貺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
三夫人二壙刻文踴領伏讀足慰平生高山仰
止之心而反復再三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
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
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之幽
宮以視來世則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
勝此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函文

而讀其書仰其人則爲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
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識其面目而
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敢辭也唯是今
者方以罪戾書名僞籍平居杜門屏氣齟舌不
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廩廩度日猶懼不免
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爲
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
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少察此而深計
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
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

不得以時定也

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草定而託以前日所爲既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又念劉孫所定本出賢昆仲之手首自足傳信後世但循例必欲更紅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自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遮護耳來使本欲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敢落筆不知且遣之還俟一面更行所示者子細繙閱

隨記所當增損處密託人送令弟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忍之若未即死固當有以奉報或使溘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今轉奉聞也平生多做了閑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寄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達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寫難耳頃見靖康間事揚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會補否蓋汪文所刻本

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劔
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為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
喻知於主一蓋嘗用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
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熹舊讀大學之書嘗為
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明白
親知有取以鋟木者今內一通幸試考之或有
未當却望誨喻然切告勿以示人益重不韙之

罪也

答范文叔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恠蓋往年經無定說諸
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亡疑比年以來
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
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
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聖謨
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
始是讀書人耳子約之去私計良便象先相從
所論云何去歲相見不款未得盡所欲言至今

爲恨耳講義反復詳明深得勸誦之體持寄此章豈亦有感於時論耶大學近閱舊編復改數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己亦何待他人之助耶況

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此處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老子夏雨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陳君舉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

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
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
梗槩大指略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為請今承
語及乃知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
唐突負愧示何可言誨示之勤充荷不鄙然嘗
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
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
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
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
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

唐突負愧
示何可言

較後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耳今人為學
以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
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本能無纖芥之疑有以
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說於詞也若熹之
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
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
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
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
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可念此一大事非一
人私說一朝成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

朱熹集卷之八

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示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兼講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窺道尚折計其復趨函文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採擇其未然者痛摺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下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六一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為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郎曹與脩神宗正史括微兩朝實錄而於括錄用力為多其辨明誣謗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奉祠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失於具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

姑極孝敬祖母性嚴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撫膺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為泉壤之榮幸辱終念脫或已行亦乞判定幸甚幸甚

與劉德修

光祖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還賜教勤至區區悚仄已不自勝別紙垂誨驚發尤深但詞意之間謙卑已甚非晚學小子所敢當伏讀再三益增恐懼然竊伏觀尊誨之微指大率以尚禮首章爲脩己治人之一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擇善之精及躬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舒肆喜談詭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

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間如此然躬所未逮不自知其當不敢因垂問之及而以質焉儻蒙矜憐還賜誨飭使不迷於入德之方則熹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苦忽忽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繇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茲

獲既見每竊恨焉去歲趨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為賢擢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深喜幸以為上新即位首擇一人以為諫官即得執事之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以執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得之時如此其必將有以開寤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疑矣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為之惘然昏惑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故則凡有識無不扼腕而劉德脩獨取執事所上免章嘗本相視熹於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為執

事惜此事會亦爲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
一見之便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
日果已罷遣道間聞當來移又以行役有程不
能宿留以後車騎之來還家又苦疾病重以春
夏之交氣候大變邪毒薰心危證悉見自謂必
死矣固不能先自通於左右乃於呻吟之中忽
奉手教之辱三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
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
豈其戲耶則執事莊士也非以言爲戲者也以
爲誠耶則懼其有傷執事者閱理之明知人之

括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
可知矣如薰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
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
動人悟物蓋昔人所謂說將尚不下者而又何
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病益侵旦暮且
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
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求之圖必將與明者慮
之則夫所謂致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
其亦察乎舜之所謂入心道心者爲如何擇之
必精而不使其有入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

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
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
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爲如何如有
未當願反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前此
承書未久即聞去郡來使遂不復來取報章今
想已還會稽不審爲沉復何如時論日新尚復
何說因趙主簿歸天台寓此爲謝不能盡所欲
言又苦目痛不能多作字不得親書深以愧恨
相望千里逸無晤見之期惟冀以時自重使斯
世猶有賴焉則幸甚不宣

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
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
後至風土裁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
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
此然亦以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偶有
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問如有的便亦望得一
書之報使知動息少慰遠懷千萬之幸焉李亦
復不容季章得郡而冬見乃築疏中恐亦非久
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
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

晦也熹是弱氣痞已半半矣策杖人扶僅能略
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
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
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
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為世道自愛耳熹隨例納
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小有紛紛後雖粗定然
猶不免為之之累亦可歎也 一本為下空一字

答黃文叔

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頓首復書于知府顯
謨正言執事熹跼伏窮山間執事之名舊矣未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還賜教勤至區區悚仄
已不自勝別紙垂誨驚發尤深但詞意之間謙
卑已甚非晚與小子所敢當伏讀三益增恐
懼然竊伏觀尊誨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為
脩己治人之大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
擇善之精及躬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
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
十寒其樂舒肆喜談詭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
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

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問如此然窮所未達不自知其當不敢因垂問之及而以質焉儻蒙矜憐還賜護飭使不迷於入德之方則熹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

溫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苦忽忽不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絲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跂今茲

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扣聚甚樂此舊頓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從之聞以牙痛為庸醫所誤投以涼劑一夕之間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亦豈醫之所能為哉德脩崎嶇遠謫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為得所願然而關繫則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

屬通老呈白想亦深為廢卷太息也元善寓雲
川殊不自安旦晚必歸子宣今日方得書也熹
氣痞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究而
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八

考異

答袁機仲

八卦相錯其數殊塗

其一本作二

以上五條只少箇拄杖

箇下一本有拄字

伏承別紙誨諭况說卦之本文

云云未嘗

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

一作况說卦

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繁齊而位之東

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巽以

三畫言之雖為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

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

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
可得而取也接允此崎嶇云云

來諭謂坤之上六陽與復遇之說遇一本

易說垂示以前論參之又一本

答周益公范碑既起而樂為之用既一本無

前日之所為前一本當行之路當一本

答林謙之簡易明白簡一本

答江元通孤陋晚生正名統實統一本無

熹嘗謂天命之性由徑而捷出由一本

